

历史现场

『龙头将军』沉浮录

樊崧甫◎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龙头将军
沉浮录

历史现场

『龙头将军』沉浮录

樊崧甫◎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责任编辑 完颜绍元
技术编辑 张伟群
张绍军
封面装帧 程 钢

“龙头将军”沉浮录

樊崧甫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福州路 424 号 邮编 200001)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625 字数 306 千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80622-537-4/K·57

定价 21.80 元

目 录

一、三十功名尘与土	1
十六岁的“红旗老五”	3
都督府谒见陈其美	5
招贤馆初识蒋介石	6
遇害前夕的陶成章	7
从沪军北伐到广东北伐	8
二、蒋、唐战争亲历记	11
亲同窗还是跟老蒋	13
冰天雪地战碓山	16
唐孟潇卷旗下野	17
三、第三次“围剿”追忆	21
张辉瓒命丧龙冈	23
卫立煌临战失风	24
魏振武死要升官	27
杀气腾腾的“四大金刚”	28
赵观涛疲师奔命	30
毛炳文全军覆灭	33
韩德勤侥幸逃生	36

樊崧甫挂冠东归	36
董振堂宁都起义	38
我所看见的红军与苏区	38
四、为营步步嗟何及	41
变攻为守的战略部署	43
第十八军赣州解围	44
南丰城下枪林逼	46
陈诚与贺国光、熊式辉交恶	48
周士达命赴黄泉	48
吴奇伟兵败金谿	51
抚州贵溪攻守战	53
五、第四次“围剿”追忆	55
陈辞修贪功包揽	57
蒋介石临战点将	59
陈时骥俯首就擒	61
罗卓英丧师东陂	62
飘忽无定的宜黄攻守战	66
蒋介石亲赴崇仁的内幕	69
所谓“分区围剿”的决策经过	71
六、“分区清剿”亲历记	75
接防贵溪的风波	77
红白对峙碉堡战	78
邢震南铄羽谈发财	85
方志敏两攻弋阳	88
我向蒋介石面呈碉堡战略	88
欺上瞒下说“校阅”	91

失魂落魄的碉堡视察	93
七、第五次“围剿”追忆	99
薛岳给红军“送棉衣”	101
“黄埔”“保定”打内战	104
蔡廷锴福建独立	105
我和顾祝同起冲突	106
邢震南泄机夺职	108
李济深游说樊崧甫	111
血战凤翔峰	113
蒋介石在浔召开军事会议	120
南丰王家山五都寨会战	124
汤恩伯新桥挨揍	128
饶家堡会战	130
九牛二虎搏广昌	135
白水贯桥阵地战	139
汤恩伯惨败高虎埭	143
南昌会议期间见闻	153
徐培根无辜陷狱	156
蒋军“攻占”宁都空城	159
如履薄冰的“分区清剿”	161
顾祝同“绥靖”江西	164
八、追堵红军长征的历程	169
贺龙引我捉迷藏	171
王懋德顿口抗命	175
刘建绪赔本到贵州	179
贺龙指挥顾祝同	181

樊崧甫一路扑空	185
恭送红军入云南	191
蒋介石和龙云斗法	196
棉花地蒋军哗变	202
委员长的一个恶作剧	204
两广事变与“追剿”的中止	207
九、我和西安事变	209
蒋介石在洛阳与陈诚的策划	211
事变前夕张学良的酬酢	216
双十二之夜我与祝绍周的应急对策	220
我和孔祥熙的连夜沟通	222
四十六军急占潼关进迫渭南	223
我是怎样拉拢冯钦哉背叛杨虎城的	226
形形色色的幕后戏	229
西安事变真相之如是我闻	236
“抗日战地服务团”风波	238
桂永清折锐渭南	241
蒋介石获释前后	242
对峙中的政治活动	249
东北军祸起萧墙	252
杨虎城被逼下台	254
周恩来和我的谈话	257
我和蒋介石、陈诚的分野	259
十、在抗日杀敌的前线	263
我奉调参加徐州会战的经过	266
血战洵楼狼子湖	269

火线上的蒋、桂勾心斗角	272
我和张自忠的同袍情	274
碾庄、陈集狙击战	277
苏鲁敌后游击战	284
转战湘鄂赣	286
南昌会战—浴血武宁	290
咬住冈村宁次	295
薛岳给我穿小鞋	297
十一、揭开“长沙第一次大捷”的真相	301
战役前的敌我情况	303
我为弃守长沙向蒋介石电争	305
湘鄂赣边区反扫荡	306
蒙骗中外的捏报	315
十二、“五省御史”出巡记	319
赴任西北军风纪巡察团主任委员的经过	321
蒋介石的训示和陈诚的告诫	326
西安就职后与胡宗南一席谈	330
苛政猛于虎—陕东北的“六征”	331
阎锡山统治下的“统制”	340
东巡归程的见闻	345
我拍过的几只苍蝇	348
豫西战地巡察记	352
同胡宗南掰手劲	353
从西安到兰州	355
在塔儿寺拜会班禅	365
河西走廊巡察记	372

十三、在劫收的日子里	383
“挨门挨户觅圆圆”	385
各方“接收”巡察回报	387
飞重庆见蒋介石述职	388
西安市风声鹤唳	392
黑云压城在郑州	396
京沪杭巡察和巡察团的撤销	399
十四、蒋家牢狱风雨录	403
从“民生”到“民革”	405
不替蒋介石打内战	408
毛森抓我坐监牢	410
铁窗风义	416
冲破黑暗迎接光明	421

—

三十功名尘与土

十六岁的“红旗老五”

前清光绪二十年(1894)农历六月廿三日,正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时刻,我出生在浙江处州府属的缙云县城内。自五岁起,在私塾里读了六年诗云子曰,迄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废除科举改革学制后,考入缙云县立五云高等小学就读,开始接受新知识。三年后由五云高小送考,成为杭州浙江陆军小学第二期学生,时为1908年秋天,正是“光绪”和“宣统”换班的时候。

浙江是反清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在陶成章、秋瑾等人的宣传联络下,支庶繁衍的浙江洪门“九龙山”俱为光复会革命效力。我七岁那年,九龙山主王金满(浙江人)起义抗清,其所属仙居一支的王元青曾打到我的缙云故乡,归途为清兵截击,被俘三十多人,尽为缙云知县杀戮。缙城居民风传夜闹鬼哭,有许多亲戚逃到我家避鬼,印象殊深。

王金满、王金宝兄弟战死后,嵊县人祝绍康继任山主,加入光复会,与秋瑾合伙。祝绍康病故,又有绍兴、台州两府的王金发、张伯岐领其众,积极扩大组织,购械屯粮,准备举义。同时在光复会领导下进入浙江省会杭州活动,由光复会曾留学外国的会员的介绍,打进武备学堂、弁目学堂、炮工学堂、陆军小学、测量学堂等陆军学校以及新军标营和警察机构,我就是这样秘密

加入光复会并进入洪门九龙山的，时为宣统二年（1910年）。

我初进洪门时年仅十六岁，位居“红旗老五”。辛亥革命后，洪门中人以反清目的已达，逐渐涣散，我对于这个过时的组织也早不过问，偶然碰到团体中人，为了自己工作的便利，则利用旧历史蒙混过关。1940年我“越山过岭”转入“五圣山”智松堂，地位升为执堂，旋复升信廉堂座堂，虽有开山资格，却不收纳兄弟，只取联系而已。数年后，五圣山弟兄推举我为礼德堂堂主，我因国民党日趋没落，思另起炉灶，以礼德堂为基础，曾筹备建立民生共进党。后来有人称我是“龙头将军”，缘故或在于此。

这是后话，且说徐锡麟刺杀恩铭，轩亭口秋瑾就义之后，清廷对九龙山防缉更力而会党兄弟斗志益坚。那时，有关革命的宣传鼓动，由光复会首领负责多；至如筹款、运械、侦察、联络、组织兵员等实际行动，大都由九龙山头目负责。1911年11月4日（农历九月十四日），在武昌起义的带动下，浙江光复军在杭州起义，主力军由新军八十一标、八十二标担任，但攻击军装局和巡抚衙门及旗城的便衣敢死队和劈开望江、艮山两城门的便衣伏兵，俱由九龙山义士担任。在城门未劈开前，是由九龙山会众和陆军小学学生先发动的。彼时我才十七岁，受命担任敢死队分队长，亲历攻开军装局和会战抚衙诸役，而掷炸弹轰大门的会友则牺牲了。

省垣光复后，王金发即率所部攻取绍兴，自立为绍兴军政分府都督。张伯岐留杭，任浙江军政府直属敢死团团团长，我以陆小二期毕业生和亲历光复之役资历，历任尚武队排长、敢死团第七队正教等职。12月中旬，松军钮永建部第二团（团长韩郁堂）营长郑炳垣（号佐平）约我去上海担任队长（即连长）职务，对我这个从未出过省境的年轻人吸引力颇大，便带着七个部下冒冒失

失地来到上海，当时我身上只有八块钱。

都督府谒见陈其美

住进十六铺太康旅馆后，我们即与郑炳恒取得联系。郑炳恒对我说：“你来迟了，班底已编足。对不起，请你另作他计。”然后他就跑到松江成立队伍去了，把我们甩在上海。从此，我开始了独立奋斗的生活。

我住在太康旅馆，每天房饭钱一角六分，中、夜饭八个人吃一桌饭，有六大碗菜（荤、素各半）、一大碗汤，还有两瓶绍兴酒。早饭吃稀饭，四碟菜，生活费用是低的。

我走进英法租界，看见法租界的安南籍巡捕、英租界中国籍巡捕的服装很刺激人，他们头戴红缨帽（红顶子或蓝顶子），身穿黑马褂，脚蹬朝靴，有的还挂着花翎，在马路上站岗，这样的服装是清朝政府四品以上官员的服制，是侮辱我们中国的一种表现。

我为浙江余姚县洪门九龙山会党请求沪军编充北伐军事求见陈其美，为门者所拒，刚巧府属同乡张兆辰（字星白）见陈出来，看到我后向门者介绍说：“樊是热诚的青年，盼你带他去见陈。”门者答允，遂见到陈。

进入会客室，我向陈行军礼，陈起立与我握手，叫我在他右边首位坐下，我看陈穿上将军便装（仿日本军队服制），身架很高，颧骨高耸。和我对座的是他的参谋长黄郛（字膺白）。客人坐得满堂。黄郛却和陈侈谈，首先谈陶骏保如何阴险，如何滥用权力，应该正法。有人插话说：“陶骏保不好，但他哥哥陶宾南是

好的。”我也插一句：“我听说陶宾南是好的。”（因陶的五弟鹤保是我陆军小学算学老师）黄郛又谈海军索饷事，陈说：“这些海军打仗没用场，走私贩毒却内行，天天要钱，以投北为要挟，真讨厌。”

黄郛缠绵不断地谈话，客人无从插嘴，我忍耐不住，向黄说：“你是内部的人，随时可见都督谈话，我们见都督不容易，请你停止一下，让我先谈一谈。”我这话把大家都唬住了，我就把我的来意向陈说明，陈说：“部队编足了，因经费关系，不能再编。”我反复和他辩论，他不允考虑。我辞出，陈送我出门，堂堂都督送我这个小人物出门，这对我真是特殊的礼遇，使我非常感动。过了两天，我们生活维持不住了，他把我们八个人送入招贤馆。

招贤馆初识蒋介石

沪军都督府在斜桥总会设立一个招贤馆，招待外国留学回国参加革命的学生和各省来投效的军政人员，我们八个人得加入，是不够资格的。馆内招待很好的伙食，大有孟尝君养食客的风味。经常开讨论会，谈政治问题，如男女该不该平权等等。蒋介石（当时叫蒋志清）曾来接待过我们。后来我带的人因为没有零用钱，各自投军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那时有许多守旧的人，不肯剪掉辫子，馆里发起一个剪辫运动，大家手执剃剪，分组到马路口和新舞台去剪。我参加新舞台剪辫组，剪了十几个人，一些有小辫子的人纷纷逃跑。都督府来说：有碍舞台营业和秩序，希即停止，请大家看戏。这个运动只昙花一现，但却奏了效果，许多爱面子的人自动剪了，免得到外面被人强迫剪去。

遇害前夕的陶成章

我长兄樊光由浙来沪，要我同去访问日本留学时的革命旧友，先见过王正廷，再到民立报馆看了章行严（士钊），最后到广慈医院去看陶成章。我见陶是个胖子，穿一件兰花绸的羊皮袍，他很和气，和我两兄弟握手，同我长兄道阔别，说这件皮袍子是新近别人送给他的，意中好像他从前很朴素，现在穿了新皮袍，有一点不好意思的样子。他说浙督汤寿潜辞职，要选他继任，叫我哥哥快回杭州，给他去接头帮助。他又对我说：“我如回浙江，你跟我去，有事做。”我很欢喜。当日我长兄就回杭州去了。我因沪军都督府介绍我到沪军北伐先锋队司令部去投效，见陶的第三日早晨就到北站乘火车去吴淞中国公学（沪军北伐先锋队司令部所在地）去报到，买了一份报来看，看到陶成章被刺的消息，顿时使我头脑晕了一阵，想我真倒霉，这个靠山倒下了。当时缉凶未获，后来渐渐地透露是陈其美派蒋介石策划去行刺的，到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就任伪总统的时候，便直认不讳，并以刺陶是有功于党国。章太炎、陶成章是光复会领袖，是实干派。江浙一带光复会潜在势力最大，上海光复，光复会之力居多。陈其美阴谋窃居都督，为光复会会众所不满。浙江都督汤寿潜辞职改选，陈其美以上海非正式省份，都督府是不能久存的，谋乘机督浙，并控制苏松太。但他虽是浙江人，却在浙江毫无基础，难与陶成章竞选，因此动了谋杀陶的恶意。蒋介石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因辛亥革命回国，参加过上海、杭州的起义，他对浙江军队没有历史基础，分不到政治地位，乃在上海都督府任少校参谋。